

· 人文游踪 ·

顺化散记(下)

□ 葛剑雄



走近顺化“紫禁城”，谁都无法否认，这是北京紫禁城的一个缩版。

顺化“紫禁城”建于1804年，是阮朝的皇宫。尽管当时阮朝对清朝依然称臣纳贡，承认属国地位，但对内却完全以皇帝自居自称。只是国力毕竟有限，加上碍于宗藩制度，不敢过于“逾制”，所以宫殿的规制还不敢与北京比肩。这座宫城1947年毁于战火，但基本规模没有受到破坏，特别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一些主要建筑得到维护与修复，目前作为顺化最主要的旅游景点开放，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点援助的单位。门票价格内外有别，越南人是5000盾

(约相当人民币3元),而外国人得付55000盾。

环绕着四方形的宫墙的是同样四方形的护城河,与环绕北京故宫宫墙的筒子河相似,只是墙上没有角楼。正面是一座三间的午门,金水桥也只有三座单拱的,不像故宫那样既有天安门,又有午门,并且都是五门,前面还有五座三拱的金水桥。进入午门后就是一个长方形的水池,上面架着一座石拱桥。桥的两端各有一座四柱三门的铁质牌楼,中间门额上写着“正直荡平”四个大字。门后就是正殿,虽然也有三层殿基,但总共才十多级台阶。重檐,金色琉璃瓦,以八根蟠龙石柱分为七间。但两边各有一道比一间略窄的墙壁,如果加上这两小间,也可算作九间。越南人当初设计这座大殿时实在是煞费苦心——既没有突破只有中国皇帝才能拥有的九间大殿的限制,旁边这两间既然比其他间都小,又有墙壁遮挡,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只是一座七间大殿,符合属国王宫的地位;但也可以解释为七间加二的九间大殿,满足越南皇帝的虚荣心。进入大殿,虽然见不到满地金砖和高耸的宝座,但“太和殿”三字赫然在目,越南皇帝大殿的名称也要与中国皇帝相同。

“太和殿”后面应该还有其他殿堂,可惜均已被毁,只剩下荒烟蔓草中的残基断阶。在一处台阶前还留着两门铁炮,却是固定在炮口相对的位置上,显然只是一种仪仗队中的摆设,自然抵挡不了法国殖民者的入侵,也抗拒不了覆灭的命运。

宫内还有几处残存的建筑,有的已经修复,有的正在施工。我沿中轴线从午门走到背后的和平门,再分别往两侧探访。从保留下来或修复的文物看,宫内的陈设与中国宫内几乎没有差异,但细看诗文的内容却耐人寻味。有一副对联写着:“山河一统,日月重光。户牖蛮荒,庭除华风。”另一首诗的末句也是“南荒一唐虞”。一方面越南统治者不得不承认地处南方边缘之地,户牖之外都是蛮荒,但另一方面却要炫耀自己长沐华风,并以唐虞自居。这充分反映了越南统治者在文化取向和政治决策上的矛盾态度,政治上他们一直希望脱离中国而独立,却又不愿放弃得自中国的正统地位,特别是在内部分裂或存在反对势力时,都企图以获得中国的承认和支持

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且面对北方强大的宗主国,又不得不承认藩属的地位,以维持存在已久的宗藩关系,避免因虚名而招致的实祸,所以直到清末中法条约签订之前,越南在名义上一直“谨守藩臣”。在文化上,中国文化是他们的主要源泉。他们也试图寻求其他来源,或者创造出一个“大越文明”来取代中华文明,只是由于中华文明过于强大,影响过于深远,以至到法国文明在越南传播之前,只能以中华文明的越南版本“南荒唐虞”自慰。而对高棉、暹罗等国和周边民族,越南自觉明显地高它们一等,所以又以“小中华”自居,甚至自称“大汉”、“中华”。

这使我想起了西汉初年的赵佗。他一方面对汉朝称臣,另一方面又要过一过皇帝瘾,使用全套的皇帝仪仗。而当汉朝的使者提出质问时,他的回答却相当轻松:“聊自娱耳。”不过是自己闹着玩玩开心一下。从广州南越王墓和其他遗址的出土文物可以证实,南越的政治制度和上层文化基本是汉朝和中原地区的翻版,但要不是汉武帝出动军队,南越的实际独立地位就还会继续保持下去。自明朝宣德初年与越南重新确立宗藩关系以后,在明朝、清朝或中国人的心目中,越南始终是一个藩属国。越南虽然不时会有些不安分的举措,如趁明清之际在边境占了几十里地,对原来的制度礼仪提出改变的要求,在明、清的军队入境时也必定坚决抵抗,但一般见好就收,不会超过朝廷能容忍的限度。而在中国方面,只要越南能承认藩属地位,在名义上奉中国皇帝为天下共主,对局部的损失也会不予计较,对越南一些“逾制”的行为眼开眼闭,甚至会慷慨地赐予土地财宝。例如,由于越南在边境冲突中忽然变得“极为恭顺”,雍正皇帝不仅承认了越南在清初占据的三十里地,还再加上二十里,一下子送给越南五十里地。又如,按制度,朝廷的使者到越南颁诏时,国王(越南自称皇帝)必须亲自接受皇帝的诏书,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自然非越南方面所愿意,但又不愿或不敢公开拒绝,所以当“天使”光临时,一般都声称国王健康欠佳,由大臣代接。有时干脆以路途不便为由,将“天使”挡在途中。而朝廷的使者,只要得了足够的好处,也乐得避免交涉冲折和旅途劳顿,以充分的理由回京

交差了。

虽然不少建筑已成断垣残壁,但明显地看得到法国的影响:留下一半的屋顶上露出马口铁(中国俗称洋铁皮)的残片,破碎的石基看得出是水泥浇成,展览的旧照片上可以见到皇帝仪仗队中的法式马车,还有两处完全法国式的建筑。据介绍,末代皇帝保大自法国留学回来后,就不再住传统的宫室,日常办公和生活都已在这幢法式楼房,而另一幢两层的法式楼房成了他的医院。

一种新文化流行并成为主流后,原来的文化就会逐渐被淹没或同化,时间一长,只能留下一些痕迹,以至全部湮没。但中国文化在越南流传毕竟已有二千多年,就是在越南脱离中国后的千余年间依然是越南文化的主流,所以尽管自19世纪后期开始逐渐被法国文化和越南文化所取代,残存的遗迹和深层次的影响却是无法磨灭的。当然,如果又有其他新的文化迭加上去的话,更早期的文化必然会更加模糊,其遗迹和影响也会越来越小。在今天的越南,美国文化大有取代法国文化之势。我接触到的四五十岁的知识分子,往往会谈及他们的法文比英文好,甚至基本上不会英文。但更年轻的人却大多以讲英语为主,完全不懂法文。在胡志明市,可口可乐的广告不时可见,新建的高楼已看不到什么法国特色,倒更像美国式的。在金兰湾之滨的餐馆里,当地人在热切地讨论着美国人什么时候会回来。在未来那一天,法国文化是否也会像当年的中国文化,被美国文化所取代而只留下一些遗迹?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大约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朝在岭南设置了象郡,辖有今越南的东北角。西汉初年,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将疆域扩展到今越南的大部分。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南越归入汉朝,这一部分成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此后,尽管范围有所收缩,但直到公元9世纪初的唐朝末年,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基本上都是中国中原王朝的领土。唐天祐三年(906),交州土豪驱逐唐朝地方官,自称静海军节度使。五代期间,割据岭南的南汉政权曾两次出兵撤销静海军节度使,恢复交州,但很快又被当地人赶走。939年(后晋天福四年、南汉大有十二年),南汉官员

再次被驱逐,以后吴权称王,越南从此脱离中国。尽管还接受中国王朝的封号,保持藩属地位,实际已成为独立政权。明朝初安南(越南)内乱,一度被明朝合并为交趾布政使司(相当一省)。但由于当地民众的激烈反抗,明朝不得不于22年后撤销布政使司,恢复其属国地位。

为什么越南在成为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达千余年后还会脱离中国而独立,并且再也没有回归呢?我以前认为人口构成是主要原因。虽然越南与两广一样,曾经是百越诸族的家园,但自从秦汉以后,两地的人口结构就产生了明显的差异。秦始皇征服岭南后,不仅将大部分军队留驻下来,还从中原迁入新的移民,包括一批负有婚配生育任务的妇女。秦始皇下令这些中原移民与当地越人“杂处”,以便加快同化。但移民的数量毕竟有限,又集中在南海郡治番禺(今广州)一带和各郡的治所,今越南境内依然是越人的天下。此后,来自中原的移民一次次南迁,但就像一阵阵波浪一样,越推得远势头越小,到达岭南时已是强弩之末,一般都就地定居,不再继续南迁了。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后至唐朝末年的南迁移民主要定居在今江西、湖南、福建一带,少数进入岭南,很少迁至越南。在北方发生战乱时,也有一些人由海路逃至越南北方的红河下游,但能够作如此长距离迁移的大多是上层人物和富裕家族,一旦北方安定,他们基本上都会返回故乡,真正在越南定居的微乎其微。所以,直到10世纪初,当地人口的主体还是越人后裔,只有朝廷派遣的官员和少量城市人口是汉族。在民族情绪强烈的条件下,一旦地方官员治理无方,或因贪赃枉法激起民怨,分离独立就成为大多数人的目标。

顺化之行使我认识到了另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一直以为越南从秦汉时就开始接受中原文化,直到成为法国殖民地之前还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下,却忽视了事物的另一方面,即越南文化存在着严重脱离的两个层面。中国文化在越南的传播是通过来自中原的行政官员、驻军、移民,所以受影响以至被同化的主要是越南的上中层人物、知识分子和城镇人口。越南本地民族没有文字,惟一

的书面语言就是中文。但由于汉人百分比很低,说中文的人很少,口头语言始终是当地的民族方言。由于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长期分离,官方文化、上层文化基本属于中国文化,却难以影响世俗文化、下层文化,根本没有办法促使它们向中国文化方向转化,因为仅仅用于书写的中文对一般越南人来说无异是一门外语,要不是为了求学、做官,或者专门与说北方话的中国人打交道,是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学习中文的。至于与中国的福建人、广东人打交道,还不如直接学习两地的方言。

这种现象在福建、广东也出现过,但随着北方移民的增加,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新方言逐渐成为强势语言,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差距也随之缩小,越南却没有等到这一天。而在越南脱离中国之后,尽管依然有中国侨民迁入,他们使用的语言已不可能成为强势语言,至多只能保留在侨民社区,或者被主流方言所同化,所以与书面语言的分离就长期持续。在19世纪前的越南,官员和知识分子写的中文,即使他们念得出来,不识中文的越南人也是听不懂的,除非口译为越南话。而能读写中文的人未必会讲中文,因为除了他们相互间使用外,在其他场所就无用武之地。要说不懂中文的越南人会懂中国文化,或者对中国有向心力,无异是天方夜谭。

为了学会越南话,以便与普通越南人打交道,进入越南的法国传教士尝试用罗马字母拼写越南话,并取得成功。法国在越南实行殖民统治后,就下令推行这种罗马化的越南文。要越南知识分子改变二千多年的传统,自然会遭到激烈的抵制,但这种由法国人创造的越南文却受到原来不识中文的越南人的欢迎,因为它不仅简便易学,而且与口头语言不再脱离,学会了就能在日常生活中应用。于是知识分子也接受并且学习,很快在越南全国普及,坚持使用中文的人反成了孤臣孽子。随着老一代会读写中文的人的逝去,自然就出现了我今天在顺化见到的现象。

此时就轮到中文在越南作外文了,而且是更难的外文。例如在越南文中,对中文的专用名字如人名、地名等一般是根据越南的读音音译的,对不知道越南读音的中国人来说,除了死记硬背是没有

其他办法的。对于历史上的专用名词,如皇帝的谥号、职官、制度等如今已经不用的词,更只有查对原文一种办法了。罗马化的越南文斩断了越南与中国文化相连的最后纽带,却为越南人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应该承认,这种由外国人创造、并由外国殖民统治者强制推行的文字比中文更符合越南人民的需要,并且大大促进了越南文化的发展。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推翻了法国殖民统治,取得了独立之后,无论是南越还是北越,都没有取消而是完全沿用了这种文字。

为什么曾经统治这块土地达一千多年的中国统治者没有解决这个难题?为什么越南的统治者在脱离中国后的近千年间也没有解决这个难题?要是他们早就解决了,越南的历史会怎样写?我一时无法找到完整的答案,却想到了另一个更严峻的问题:要是没有统一的文字,民族繁多、方言林立的中国南方会如何发展?还会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吗?

离开顺化的前夜,我又走上街头,或许因为我是街上惟一的步行者——其他人都骑着摩托车或自行车,或许因为我的穿着与本地人不同,三轮车夫一个接一个地跟着我,“先生,到哪里去?”他们都会说英语。拒绝了第一位,后面的几位就逐步升级了:“先生要去喝酒吗?”“去唱歌吗?”“去跳舞吗?”我已失去了继续散步的兴致,快步往回走,一位车夫发起了最后冲刺:“先生,越南姑娘很漂亮,只要10块美元。”我终于忍不住骂了他一句:“滚开!”突然想起了一年多前在台湾南部路边看到的广告:“越南新娘,价廉物美。”也想起了多年前在海南岛某宾馆晚餐之后,餐厅门前见到的一幕。回旅馆与本地学者谈起,他说:“车夫还以为你是日本人,要知道你是中国人,5块美元就够了。”难道发展中国家的进步都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但愿这只是沉渣泛起,只是社会变革中的暂时现象。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顺化的文化遗产既属于越南人民,也属于全人类,相信在改革中的越南人民一定会使它传之永远。

度尽劫难的顺化旧城,我要衷心地祝福你! (续完)